



大师的青少年时代丛书



丰子恺

的

青少年时代

(图文版) 下

钟桂松 著

本书是丰子恺先生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录，记录了他在浙江桐乡、上海等地的生活经历。书中不仅有文字描述，还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和漫画，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个人的成长历程。本书分为上下两册，这是下册，主要讲述了他在上海等地的生活经历。



大师的青少年时代丛书



丰子恺

的青少年时代

(图文版) 下

钟桂松 著

海燕出版社

十五 复生哥哥



复生姓王，又叫王囡囡，是丰子恺童年、少年时代的一个伙伴，也是丰子恺邻居豆腐店的小老板。他比丰子恺大几岁，所以丰子恺一直叫他复生哥哥。复生叫他“慈弟”。在丰子恺的眼里，复生哥哥是一个偶像，一个英雄。

五月的太阳照在石门这个小镇上，显得很有力量。正是麦收季节，四乡农民戴着凉帽，在田里割麦；地里，桑叶繁茂，瓜蔓绿地，自然界一片生机蓬勃。有一个星期天的清晨，王囡囡就跑到丰子恺家里，隔着门在外面喊：

“慈弟，慈弟，上午天好，咱们钓鱼去！”

丰子恺母亲听见了，走出来，对王囡囡开玩笑道：

“王囡囡，这么早去钓鱼？鱼还没有困醒呢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王囡囡很老实地回答了一句。接着



又问：“慈弟呢？”

“他在楼上做功课，大概快完了，你上去叫他吧。”丰子恺母亲说到这里，停了停，又说关照道，“囡囡，钓鱼不要走得太远。”

王囡囡应了一声，急忙往惇德堂楼上跑，噔噔噔地踩得楼梯震天响，人还没有上楼，却已直起喉咙在喊了：“慈弟，慈弟，不要弄了。我们钓鱼去。你妈妈答应了。”他把“不要做功课”叫作“不要弄了”。

丰子恺正在房里练字、背书，听得王囡囡在下面大声叫，便应道：

“复生哥哥，上来吧。”

王囡囡气喘吁吁地走到楼上，见丰子恺在认真临摹，便换了口气说：“慈弟，快了吗？上午去钓鱼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快好了。复生哥哥，你坐一坐吧。”

王囡囡在一边看丰子恺练字，非常羡慕：“慈弟将来给我写一张好的，我要挂在店里。”丰子恺见他这样说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脸有些红。王囡囡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两人一蹦一跳下楼，出门去钓鱼了。他们没有走远，就在自己家门前的那条河里垂钓。钓鱼用的钓竿，是王囡囡给他做好的，钓钩也是王囡囡替他弯好的。刚才进门叫丰子恺时，王囡囡早把钓竿放在门背后了。放好钓钩，两个人便耐心地在门前石帮岸上坐着，一边盯着泛着涟漪的河面上的鸡毛管浮子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。突然，王囡囡的浮子动了一下，垂线也抖了起来，王囡囡眼



明手快，猛地往上一拉，一条三个指头宽的鲫鱼，银晃晃地悬在半空里了。这一下，两人都兴奋起来，王囡囡动作麻利地擒住鲫鱼，放进早已准备好的脸盆里。不久，丰子恺也钓了一条，但比王囡囡那条鱼小得多。尽管如此，两人仍然很开心。连王囡囡家里的豆腐师傅钟师傅和丰同裕染坊里的伙计见了，也连连称赞他们的技术和丰收。

除了钓鱼，王囡囡和丰子恺他们这些伙伴还常常到镇边上姚家坟玩。姚家坟有一个大土墩，前面有一棵大植楠树，枝大叶茂，很是壮观。有天下午，丰子恺随大家去姚家坟，玩的第一个节目是打擂台，而且，伙伴中总是王囡囡摆擂台，而丰子恺和其他的伙伴攻打。王囡囡在坟顶上，两只手叉腰，仿佛是一员大将，威风凛凛地对大家说：“谁能攻下我，我给大家吃花生米，每人赏一颗。攻不下，嘿嘿！”王囡囡想不出恰当词句来表达，只得模仿将军的口气，用笑声来结尾。

这时，下面的五六个伙伴一齐起哄，兴奋得“嗷——”地叫起来，但望着高高在上的威风凛凛的王囡囡，推推搡搡，谁也不敢带头冲上去，光是在下面喊。喊了一会儿，王囡囡见谁也不敢上去，便大笑：“你们输了，你们输了。”这时，下面又响起“不输！不输！”的喊声。突然，两个胆大的伙伴忽地猛然冲上去，不顾一切地抱住王囡囡的腿。这时，丰子恺等几个伙伴又冲上去，又拖又推地硬把王囡囡拉了下来。顿时，大家欢呼雀跃。王囡囡满身是泥、草屑。但他并不生气，也不食言，而从另一件衣裳袋里摸出两把花生果，每人三颗，分给大家吃。吃光了花生，王囡囡又领着丰子恺等进行第二个节目——缘树

（即爬树）。缘树要靠气力，靠胆子，靠技巧。王囡囡很内行。大家簇拥着王囡囡走到树下，王囡囡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再比一比，看谁缘得快，缘得高。”大家拍手称好，都说要“复生哥哥”先缘上去。虽然大家都知道，爬树肯定会输给王囡囡的，但仍鼓掌称好。

王囡囡经不起大家的怂恿，便三下五除二，“噌噌噌”地爬上去了。在树上大丫枝里歇一歇后，继续往上攀。他终于爬到了不能再爬的树杈里，笑嘻嘻地对下面的伙伴说：“喂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”

丰子恺循声往上一看，王囡囡已在树叶丛里了，便关切地喊道：“复生哥哥，当心哪！”“慈弟，上来吧，能够看见含山哪！”王囡囡在树上应着。含山是石门西面几十里路远的一座小山，从石门望去，只能见一个山尖和山上的塔。

大家都一个一个地爬上这棵大树。一时间，姚家坟这棵大树上，像停满了一群小鸟，叽叽喳喳，叫声、笑声全从这棵枝繁叶茂的树上飞出来。而丰子恺不敢爬到高枝上去，只能骑在低枝的树杈里，所以只能看见西面含山上的那座宝塔，远远的，像一柱青烟。

每逢早春二月，王囡囡总要设法带领伙伴们去姚家坟放纸鸢，但王囡囡不会做纸鸢，每次做纸鸢，总是歪里歪角，毛糙得很，不仅不好看，而且还放不高。因此，临到春暖花开放鸢时，王囡囡总是买来纸张，拿来线，找到丰子恺：“慈弟，我这些纸、线都拿来了，你给糊两只纸鸢吧，糊好了给你一只。”说完，爽爽快快地把纸和线往丰子恺面前一放。

“好的。”丰子恺手巧，糊纸鸢是小事一桩，也爽快地允承下



来。何况是为复生哥哥糊纸鸢。

一会儿工夫，两只纸鸢已放在王囡囡面前：“复生哥哥，你先拣一只吧。”丰子恺非常客气地让王囡囡先挑。

“不用，慈弟，你喜欢哪一只，随你挑。”王囡囡也客气地谦让着。

两人谦让一会儿后，便兴高采烈地一蹦一跳去姚家坟头放纸鸢了。

王囡囡的天真和快活，王囡囡的勇敢和豪爽，给丰子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增添了无穷的乐趣，增添了不少色彩。但王囡囡的身世，却令丰子恺无限同情。有一天，丰子恺和王囡囡等小伙伴有说有笑地到镇郊去玩。在一条窄路上，一个农民挑了粪桶迎面走来，不小心碰到了王囡囡。王囡囡便骂这个农民不生眼睛，粪桶碰到了人家身上。农民原也认识王囡囡，知道他是木场桥豆腐店的小东家，便还了一句：“私生子！”

当着小伙伴们的面，被人骂“私生子”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王囡囡面孔涨得绯红，立刻低着头，逃也似的走了。从此，在王囡囡天真的心灵上蒙上了一片阴云。王囡囡从此没有了过去那种天真，失去了往日那张笑脸。

原来，王囡囡的母亲叫庆珍，丈夫早死，王囡囡是她丈夫死后十四个月生的遗腹子。镇上沈四相公给孩子取名“复生”。复生的相貌很像在他家帮工的钟师傅。所以，背地里有人称王囡囡为“私生子”。这是封建礼教留下的后果，却在天真无邪的王囡囡的心灵里留

下了一个创伤。

后来，丰子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：

王囡囡渐渐大起来，也和我渐渐疏远起来。后来我到杭州去上学了，就和他阔别。年假、暑假回家时，听说王囡囡要打他的娘。打过之后，第二天去买一个参来，煎了汤，定要娘吃。我在杭州学校毕业后，就到上海教书，到日本游学。抗日战争前一两年我回到了故乡。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里来，叫我“子恺先生”，本来是叫“慈弟”的。情况真同闰土一样。抗战时我逃往大后方，八九年后回乡，听说王囡囡已经死了，他家里的人也不知去向了。

兴高采烈的“复生哥哥”的悲剧给一代艺术大师丰子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

十六 阿三的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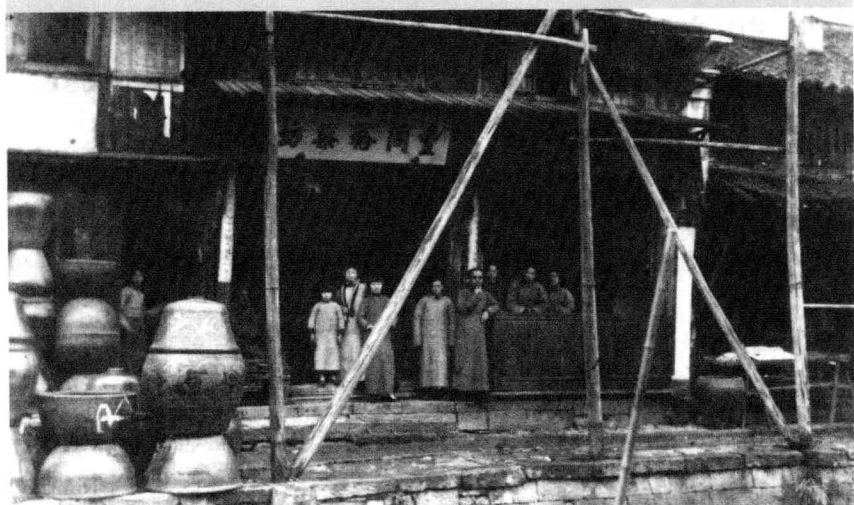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小时候，非常关心家乡石门湾小镇上的众生相，老邻居、老街坊的喜怒哀乐，常常引起少年丰子恺的关注。尤其右邻的歪鲡婆阿三和左邻的木梳阿三，两个“阿三”的故事，深深地印进少年丰子恺的脑海里，成为他少年时代目睹的一个有趣片断。

先说歪鲡婆阿三。

丰子恺家右邻是王囡囡家的豆腐店，歪鲡婆阿三就是这爿豆腐店里的一个伙计，替王囡囡家做豆腐。因为他的嘴巴生得阔，又有点歪，而且在豆腐店里做下档生活，每天上午在店门口包豆腐干，因而一些来豆腐店买豆腐干的人，就给他取个绰号，叫他歪鲡婆阿三。丰子恺时常看见歪鲡婆阿三坐在豆腐店门口包豆腐干。歪鲡婆阿三开心时，笑起来比哭还难看！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，一边包，一边和顾客说着笑话，



丰家的百年老店：丰同裕染坊
(戴墨镜者为丰子恺)





说到开心处，他的嘴巴更阔、更歪。因而丰子恺有时暗想：歪鲈婆阿三这个绰号起得真像！

当时社会上盛行彩票，连石门这样的小镇上，各家店铺里都在推销彩票，想发财的人便买一角钱的，碰碰运气。但大多是有去无回，一角钱像白鸽那样，一去不回。所以老百姓中称这种彩票为“白鸽票”。有一次，照例是上海来推销彩票，石门镇上商店里都有“头彩在此”的广告。一天，歪鲈婆阿三包好豆腐干后，上街遛遛，走到寺弄口的糕饼店门口，店里的伙计认识歪鲈婆阿三，便冲着歪鲈婆阿三推销道：

“阿三，头彩在此！买一张去吧。”

歪鲈婆阿三立定了，正想回答，不料对面咸鲞店的小麻子伙计也喊起来：

“阿三，我这一条彩票让给你吧，一角钱情愿买烟抽了。”

“也好。无彩当有彩。”歪鲈婆阿三就走进咸鲞店。小麻子伙计便取了阿三的一角钱，把一条彩票塞在他手里。歪鲈婆阿三接过来，瞄了一眼，塞进自己头上的那顶破毡帽帽圈里，走了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腊月廿三以后，上海传来消息，白鸽票开奖了，石门镇歪鲈婆阿三的一条正中头彩。霎时，成了石门镇上沸沸扬扬的一件头号新闻。丰子恺先是在学校里听王囡囡讲的。后来到豆腐店玩，王囡囡还当着歪鲈婆阿三的面说：“阿三师傅这下要大请客了，不要忘记我们两个呀！”说完，回头向丰子恺眨眨眼睛。

“去，去。”歪鲈婆阿三佯装怒腔，从袋里摸出几角钱，丢给王囡

因。阿三中的头奖，等于二百担米，几角钱实在是牛身上拔根毛。

丰子恺回到家里，把歪鲈婆阿三中头奖的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早知道了，现在听儿子又说起这件事，便沉吟了一会儿说：“这些钞票是不长肉的。手里做出来的钱值钱。”丰子恺听了，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，点点头，自顾自回房去做功课了。

消息传来的这一天，这一夜，石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咸鲞店里的小麻子伙计听到这个消息，用手在自己的麻脸上重重地打了三记，骂了几声“穷鬼”。

歪鲈婆阿三没有家，光棍一人。中了头彩，立刻成了石门镇注目的人物，镇上有名的年轻漂亮的私娼俞秀英，也托人向歪鲈婆阿三招亲，歪鲈婆阿三有些受宠若惊，立刻答应。俞秀英也笑逐颜开地雇了四个裁缝师傅，马上替阿三做花缎袍子和马褂，准备在新年里成亲穿。

年初一，阳光懒洋洋地照着。运河里船只泊停在岸边，那些衣衫褴褛的船民也在苦度这个传统节日。歪鲈婆阿三穿了一身簇新的花缎皮袍子，在熙熙攘攘的小街上招摇过市，这个店进，那个店出，大吃大喝，滥赌滥用。镇上那些店里伙计、老板一见他进来，一改往日的白眼，笑脸相迎，个个伙计像一朵朵花，都朝歪鲈婆阿三开放：“三先生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您要点啥？”

“来两瓶白酒，要顶好的。”歪鲈婆阿三歪着那张阔嘴，挺阔气地放下三块银洋，“当”的一声在柜台上响了一下。

“三先生要请客了？”老板见这是今年初一最大的一笔交易，心花怒放。



“几个朋友聚聚。”歪鲈婆阿三有些自负地回答，说完，提起两瓶酒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店门。

“三先生再来！”

“三相公慢走！”

歪鲈婆阿三头也不回地“嗯，嗯，嗯”地应着。钱一多，连身份也变了。而身边又多了几个人，一口一个“三兄”，一口一个“三相公”，而阿三则觉得年初一有人这样叫，很风光，很威风。听得叫，便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铜板，像给压岁钱似的塞给称他“三兄”的人。那天，丰子恺恰巧也和伙伴王囡囡在街上看热闹，看见歪鲈婆阿三这家店进，那家店出，聪明好动的王囡囡便拉着丰子恺，尾随看热闹。两人跟了好长一段路，见歪鲈婆阿三像一块肥肉，后面跟着叫他“三相公”“三少爷”“三先生”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去看桥头的猴子变把戏。太阳到头顶时，丰子恺才回家，见母亲仍坐在那把竹椅里，和几个陌生的客人聊天，便走过去向母亲鞠躬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嗯，快来叫伯伯。”母亲应了一声，让儿子向客人施礼。

丰子恺叫过以后，便在母亲身边坐了下来。这时，隔壁王囡囡的祖母定四娘娘过来拜年，丰子恺母亲客气一番后，忙让人泡一碗糖茶，给定四娘娘。这是石门镇一带的风俗，春节里来了客人，一定要先让客人喝一碗糯米锅巴沬的糖茶，表示甜甜蜜蜜，讨个好口彩。所以，定四娘娘坐在丰子恺母亲对面的小竹椅上，一边喝着糖茶，一边讲着镇上新近发生的新闻，讲着讲着，自然讲到自己店里那个伙计歪鲈婆阿三。

正在一边的丰子恺听得母亲和定四娘娘讲起那个阿三，便将刚才在街上见到的情形，告诉了母亲。母亲沉吟了一会儿，对定四娘娘笑道：

“定四娘娘，阿三的旧衣裳仍旧在你店里吧？你先保管好，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。”

定四娘娘神情黯然地点点头。旁边的几个客人听了，连连点头称是。

果然，到了正月底边，天气还冷。丰子恺到隔壁去找王囡囡，忽然发现歪鲡婆阿三又穿着原来的旧衣裳，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。年初一穿的那套行头，只剩一个崭新的皮帽子还戴在头上。旁边的钟师傅衔着旱烟管正在“吱吱吱”地吸着旱烟。吸完烟，他板着脸对歪鲡婆阿三说：“五百只大洋，正好开爿店，讨个老婆，成家立业。现在，这些大洋哪里去了？这真叫没淘剩！”阿三在一旁听见了，自管自包豆腐干，不吭一声。

这情景，这话语，在少年丰子恺心里引起一阵微澜，心里想：母亲真有远见。

再说木梳阿三。

丰子恺家左邻有一户人家，主人是个老太婆，叫莫五娘娘。莫五娘娘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莫福荃，在镇上开一爿杂货店，生活很不错。第二个儿子叫莫明荃，常常不在家，游来溜去，外面传说他手脚不干净。小儿子叫木梳阿三，是个呆头呆脑的戆大，不会做事，只会吃饭。木梳，是一种农具，非常简单，一根碗口大小的木头，一头削尖，梳入土中，作临时柱子用，像水车架子等，用木梳作绰号，形容



其呆、笨。但在少年丰子恺的记忆里，影响最深的，恐怕是莫五娘娘打木梳阿三的事了。他后来回忆说：

莫五娘娘打木梳阿三，是一出好戏，大家要看。莫五娘娘手里拿了一根棍子，要打木梳阿三。木梳阿三逃，莫五娘娘追。快要追上了，木梳阿三忽然回头，向莫五娘娘背后逃走。莫五娘娘回转身来再追，木梳阿三又忽然回头，向莫五娘娘背后逃去。这样地表演了三五遍，莫五娘娘吃不消了，坐在地上大哭。看的人大笑。此时木梳阿三逃之夭夭了。这个把戏，每个月总要表演一两次。

有一天下午，夕阳西斜。丰子恺家门前的那条后河上，吹来阵阵凉风。做好功课后的丰子恺和“复生哥哥”王囡囡在门口竹榻上看书。忽然，王囡囡放下手中的书，一本正经地对丰子恺说：

“慈弟，莫五娘娘长久不打木梳阿三了，好打了。”

丰子恺听了，对“复生哥哥”的怪头想法有些好笑，心想：“怎么？打，倒成了规律；不打，倒违反常理了吗？”他淡淡一笑，书往竹榻上一放，正想回答时，突然在木梳阿三家里传来一阵响声，随即一阵“杀胚！杀胚！畜生！”的乱骂声。王囡囡和丰子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接着“嘭”的一声响，木梳阿三从门里蹿出来，后面是阿三的母亲莫五娘娘，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桑条，一边骂一边追，满脸绯红。木梳阿三夺门而出，没有往木场桥上逃去，而是朝丰子恺、

王囡囡他们这边逃来。

这时，丰子恺和王囡囡像往常一样，把莫五娘娘打木梳阿三当作一出戏文看，两个人都咧开嘴朝木梳阿三母子俩笑。身高力大的木梳阿三在慌张中看见王囡囡、丰子恺在笑他，便心生一计，猛地奔过来，抱住毫无戒备，在一边傻笑的王囡囡，把他当作一块盾，来遮挡莫五娘娘的桑条！一旁的丰子恺见势，赶快逃开。这时，追得头晕眼花的莫五娘娘气喘吁吁过来，她一边骂儿子，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桑条抽下去，一半打在王囡囡身上。顿时王囡囡大哭喊痛，而木梳阿三仍死死抱住王囡囡不放，作挡箭牌。

王囡囡的挣扎、哭喊声惊动了在里屋的定四娘娘。定四娘娘扭着一双小脚从里屋奔出来，见状便冲着莫五娘娘大叫起来：

“你这个怪老太婆！我的孙子要你打！”

喊毕，便一步上前，去夺莫五娘娘手里那根桑条。于是，肥胖的莫五娘娘和矫健灵活的定四娘娘在临河的街上推推搡搡，扭扯起来。忽然，身躯肥大的莫五娘娘和定四娘娘在推扯中一个趔趄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失足跌入河里。这时正在一旁呆看的木梳阿三，吓了一跳，连忙松开王囡囡，连衣裳都不脱，纵入河里，把在岸边挣扎的母亲推上岸来，又把湿漉漉的母亲背回家里。幸好天热，莫五娘娘只是吓了一跳，从石帮岸上跌落下去时，小腿上擦破点皮。

两个阿三的故事，使少年丰子恺看到了人间的众生相，并在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直到晚年还提到这些故事呢。

十七 拉胡琴的阿庆



丰子恺进了溪西小学以后，对音乐课陡然产生了兴趣。小学里的音乐老师金可铸，弹着一架三组风琴，一边弹，一边唱“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大家牵了手”时，不多的学生，都沉浸在春风骀荡的意境里，仿佛漫步在无比美丽的簇拥着鲜花锦团的公园里，闻得到随风送来的阵阵清香。他们唱呀唱呀，一首曲终，另一首又响了起来，一直到放学的铃声响起，金可铸老师才停下，从那架风琴边走出来，大家也从那些意境里出来，向先生鞠躬告别。

丰子恺非常喜欢音乐课。

回到家里，家里那些挂在墙上的丝弦乐器，是祖母去世后留下来的，这时成了丰子恺常常拨弄的乐器。而且，琴声常把隔壁的王囡囡吸引过来，他立在丰子恺身边，呆呆地听丰子恺拉。听着听着，王囡囡

